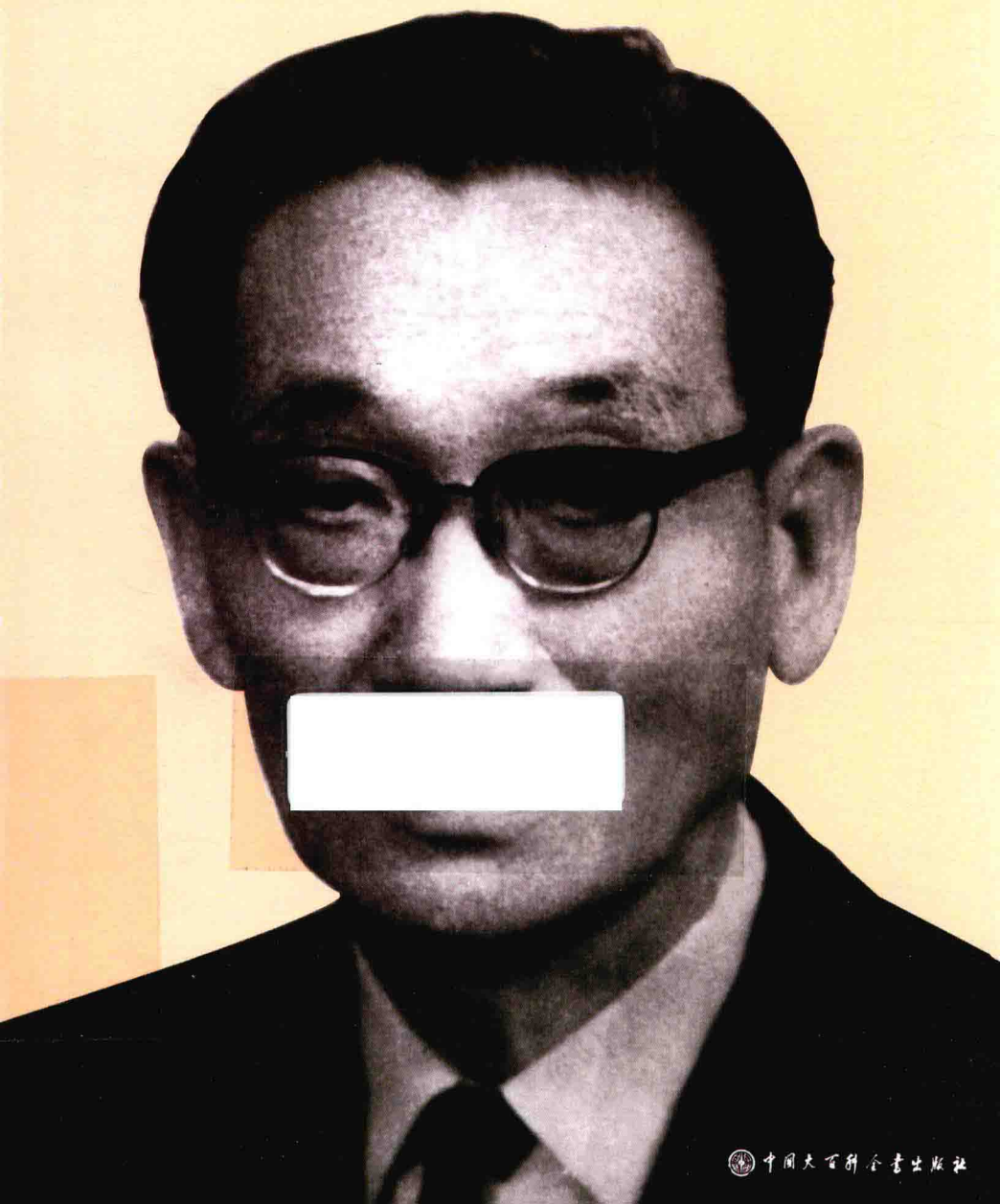


台湾“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

郭廷以口述自传

郭廷以 口述 张朋园等 整理



郭廷以口述自传

郭廷以 口述
张朋园等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廷以口述自传 / 郭廷以编著 . — 2 版 .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16.1

ISBN 978-7-5000-9726-6

I. ①郭… II. ①郭… III. ①郭廷以 (1903 ~ 1978) — 自传 IV. ①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730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96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726-6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言

胡适之先生在世时，几次对我说：“你为推动近代史所的口述史计划，经常找人谈话，而你自己知道的确是应该有个纪录留下来。”我想我自己一生并未参与过什么大事，所知道的也不过是所见所闻；再一想，能留下个纪录作为参考也好，免得将来遗忘。

我先从我家乡的地理、人口、居民的生活、社会的习俗谈起，再说到清末民初地方的吏治以及文教情形，然后讲讲我家庭的状况及个人的一生经历和闻见。

目 录

引 言	
一、故乡的地理和人口	1
(一) 地理	1
(二) 人口	3
二、社会生活	4
(一) 一般的生活状况	4
(二) 婚丧习俗及农人消遣	13
三、家世	18
(一) 祖父的奋斗故事	18
(二) 我在祖师庙上学	28
(三) 故乡的土匪	38
四、中学时期	51
(一) 投考中学	51
(二) 开封二中的师长	56

(三) 五四运动前后	60
(四) 离开二中	65
(五) 初到南京	69
(六) 南高附中的师长	72
(七) 同学与朋友	77
五、大学时期	81
(一) 保送东南大学	81
(二) 由南高到东大	83
(三) 平静的学习时期	91
(四) 东大学潮的背景	95
(五) 东大学潮的经过	101
(六) 鞞鼓声中完成学业	107
六、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	116
(一) 革命军克复南京前后	116
(二) 清党前后	119
(三) 任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秘书	121
七、服务于中央党务学校时期	124
(一) 中央党务学校的创立	124
(二) 蒋总司令下野	125
(三) 蒋总司令复职	129
(四) 济南惨案	130

(五) 北伐完成与党务学校之改组	133
八、清华两年	136
九、从河大、政校到中大	144
十、战时我与中大	149
十一、抗战后的经历	156
十二、怀友忆旧	165
(一) 胡宗南	165
(二) 唐培经与周鸿经	168
(三) 原素欣	169
(四) 江良规	171
(五) 胡抱一	171
(六) 赵特夫	172
(七) 曾广棻	174
附录一 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	176
附录二 郭廷以先生简历及著作目录	190
附录三 良规的志行	205
原版出版后记	215

一、故乡的地理和人口

(一) 地理

我的家乡舞阳，在河南中部略为偏西的位置，它的面积是长方形，南北长约一百里，东西宽大概五十里。县城大致在这长方形的中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砖城，大约是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砖城外面还有一道土城，这是其他任何县城所没有的，我推究其由来，可能是为了防范水患。“舞阳”的名称，最早见之于战国时候。后来历史上也常见舞阳的名字，汉高祖的功臣樊哙曾封舞阳侯，城中现在尚有樊哙堂。舞阳樊姓，自称为樊哙后人。三国时候，司马懿也封过舞阳侯，但其后人并未到过舞阳。除樊哙的故事外，据说宋时狄青曾在此驻过兵，距我家北约六里有狄青湖，南十二里有狄青冢。狄青湖西北约三里，即我外祖父家所在的马村，传说是元朝一位公主的封地。马村以高楼闻名，高约二十丈，最少有七八层，是这位公主所造。

至于自然地理，舞阳城南多为山区（伏牛山的一支），城南约十里是平原，十里以外即为山区，也是舞阳仅有的山。城以

东、以西、以北三面，则尽是平原，所以住在城北的人，往往有一生未见过山的。就我自己来说，一直等到我离开河南，到南京读书，路过信阳武胜关时，方第一次看到山。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造成河南人胸襟开朗、平正驯顺的性格。

河川方面，最北有沙河，自鲁山东流而下，沙河之南约二十五里为澧河，源出方城，再南四里为唐河，均在县城以北。我的家乡姜元店在县城东北约二十五里，有一马子河在此与澧河会合，故我小时常说：“姜元店的位置很像武昌，澧河是长江，马子河是汉水。”城南三里，有一三里河，是过去的灊水（或舞水），也即洪河的上游。许多人说，澧河在明朝嘉靖以前，很少溃决泛滥，到了嘉靖以后，水患就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澧河上游的乾江河，本入舞水，每逢夏秋之交，山洪暴发，流入舞水，进向洪河，为害成灾。据说嘉靖时，洪河又发大水，有一位家住西平县的都御史（南京），受害甚大，淹了他的祖坟，破坏了风水，且听说水退后，祖坟上到处是小鱼。这位都御史奉命调查灾情，他便利用政治的地位，蒙蔽朝廷说：“乾江河原入澧河，为了防止灾害再发生，应令回归故道。”这是乾江河改流澧河的由来。据传说，这位都御史在乾江河与洪河之间用锅堵塞，先打下铁桩再将锅底打穿一洞，一一贯在铁桩之上，并用石灰封填成为堤坝将水流截断，故此地名曰“锅堵口”。此后每逢澧河水涨成灾，乡人即说“应当把锅堵口扒掉”。舞水本可行船，直至县城南边附近，我幼时还看见过河边的残留船板，现在已不可能了。可见地理变化之大。澧河下流至漯河镇与沙河合流。本来澧水流至漯河镇南注入洪河，后来也被堵，乃改于该镇西北处入沙河。沙河通帆船，沿河商业大镇，东为周家口，再东入安徽境至正阳关；入淮河，可通江苏的清江浦。西为北舞渡，即汉朝的

定陵县，为盐、粮商的集散地，筑有砖城，其富庶远过县城。但沙河一带的农田，并不太好，因为上游的水利不修，一遇大雨，常泛滥成灾，淹没平原。舞阳农产最富庶的地区要数澧河两岸，有如尼罗河流域的肥沃，一亩地的收成较其他地区多出两倍以上，不过，县城附近的土地也相当不错，城南山区的情况就差得甚远。

(二) 人口

澧河两岸以农产较富，所以人口也特别稠密，此为自然的现象。别处村庄稀少，往往走五六里或七八里路才见一村庄，澧河流域村庄绵延，每一村庄，少者二三十户，多者六七十户，故人口相当集中。至于舞阳究竟有多少人口？据说清朝是四十万，但那时并未彻底调查，恐怕不只此数。就大致来说，北区、东区人口较多，约占全县户口十分之七。经济状况影响文化，故民国初年，北区东区文风最盛；所谓文风盛，就是读书人多，读书人多，因为经济情况好，故最初地方兴学，创设新式学堂，都由北区东区开始，除了经济条件外，当然也与人的因素有关。

二、社会生活

(一) 一般的生活状况

大致来说，北方的生活比不上江浙一带舒服，但较诸西北各省却好得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我并不以为生活太苦，尤其是在河南中部。一般来说，南阳、许昌、汝宁、信阳、潢川以及靠近鄂、皖两省一带，是河南最富庶的产粮区。三国时候，曹操曾屯田许昌，地距舞阳不远，曹操的成功，殆与粮食的生产有关。这一带大体没有大旱或大淹，旱灾几十年不一见，虽说是靠天吃饭，但比起长江以南、黄河以北之需要灌溉，要轻松舒服多了。农地不必浇水，过去虽也有沟渠，但后来整个荒废，荒废的原因是风调雨顺，根本用不着沟渠。

这一带的地（北方不叫田）每年可收获两季；一为夏初的麦子，一为秋天的杂粮。麦子的收获看似重要，其实并不若秋天的杂粮。究竟一亩地一年有多少收成？一个人到底种多少地才能过活？以澧河一带而言，如自己耕种，一切正常（风调雨顺，人工照料周到，施肥也够），一亩地的麦子可有四至五斗，合一百五

六十斤。如每年仅种一季麦子，所谓“杀旱”地，可达二百斤上下。若种二季，即麦收后再种秋粮，收成又可超过麦子。所谓秋粮，包括高粱、小米、黄豆、黑豆、荞麦、芝麻、红薯等。无论高粱或小米，尤其小米的收成，一亩地至少二百多斤，甚至有达三百斤的，可见秋收重于夏收。普通种麦，一小半为大麦，一大半为小麦，因为大麦的产量比小麦多，但不好吃，故农人留着自吃，小麦则出口外销。

一般人家的食粮，小麦只占二成，其余七八成全靠大麦杂粮维持。杂粮之中的红薯为重要食品；因为红薯产量大的关系。一个八口之家，若种二亩地的红薯，配点小米等杂粮，就可从阴历九月一直吃到十一二月，因此有些人因经常吃红薯而感到倒胃口，足证红薯对中国的民食关系之大。过去中国没有红薯，大约明朝晚年才从外边传来。小麦既只占消耗量的十分之二，可见平时很少食用，有些人是没有力量吃，有些人则是舍不得吃，或因风俗所关，不愿因吃小麦而让人说他不知省俭。一般人家，吃小麦的日子有限，大概收麦时吃几天，再有过新年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吃几天，顶多吃到正月十五。我们家境较好，一年完全吃小麦的时间约有四分之一，大概阴历四、五月间吃个四十天，另外从腊月二十三日起，吃到阴历二月初，但合起来一年也不过三个月左右。总之，一般人家，包括我的亲戚在内，很少吃麦子面。

农村外销的农产品主要为芝麻，其真正产区则在淮河白河流域，尤其南阳一带。一到黄河以北便少了。我们家乡不仅吃的是麻油，即点灯、车轴所擦用的也全是麻油，因为我们无所谓花生油、豆油等物。所以别处的人觉得奇怪，说：“你们很俭省，就这方面看，你们却很奢侈，拿麻油这么用！”芝麻虽贵，农民因田有限，却不能多种。乡下人亦多不轻易吃油。普通七八口之家，

一个月吃不到几两油，因为他们大都没有菜吃，所以亦没有机会吃油。夏天吃的蒜枝子或其泥汁，也只是加点盐巴，滴上几滴油花，用筷子系个小铜钱，在油罐中一沾，再挤一滴，可见乡人生活之艰苦与节省。我五六岁时，有一次端午节，到外祖母家，她家有七口人，因没有菜给我吃，临时要做油饼，却到处找不到油。外祖母说：“刚刚过年买了一斤油，现在怎么吃完啦！”你想，过年是阴历十二月，现在已是阴历五月，一斤油吃用了四五个月，她还觉得奇怪呢！点灯最多的是富有人家与生意人家，一般农人真正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根本不点灯，即令不得已也只点照一下。像女人夜晚或天未亮起来纺线，需要照明把线头续到轴上，也仅用干麻杆点个火照亮一下，由此可见一斑。就是民国初年火柴那么便宜，也仍然用火石打火。以上我所讲的，是以每户平均有耕地十余亩至三四十亩的人家为准。

像台湾一样，肥料是农人一大问题，肥料不足，收成便不好；愈穷的人家，肥料愈少，收成便越不好。肥料既是迫切的需要，只有用堆肥补充，因此在北方，家家门口都有个粪堆，用以储积牲畜的粪便。这种粪便很是宝贵，自家牛驴拉的排泄物，即不让别人来捡。穷人家因肥料不足，一亩地能收成上述的一半，已算相当满意。即夏收一百斤，加秋收一百多斤，总共也不过二百多斤，而一年有三百六十天，决不够吃。再加上生儿育女，婚丧喜庆的开支，都出在田中所收，更是无法应付。丰收如此，荒年更不必说。农人生活之苦，由此可想见。农村平均每人有二亩地的很少，即使收成正常，一年也不过四百斤，磨成面粉至多为三四五十斤，而穷人一天吃一斤半面粉是很平常的事。真正来说，一个人若自种五亩，三亩自吃，两亩做为纳粮与应酬开支，这样才可勉强应付。清末至民国五六年间，百姓对公

家的负担很轻，田粮不算太重，其多寡，视地的好坏而定。有些人家有几十亩田，一年只缴一两银子，如果隐藏几亩不报，政府也不易知道。

农家的早中两餐最为重要，因为吃过饭后就要工作，故必须吃饱。至于晚餐，则尽量简单节省。河南土话，吃晚饭为“喝汤”，所谓汤是指汤面条。我小时对我家工人的吃饭，印象特深。他们的一餐除用汤碗盛一碗“糊涂”（小米粉制成的粥）外，还用两根筷子，分别穿起两个各约六七两重的大馒头，这一来四个馒头就有二十多两。中午若吃凉面条，所谓上等饭，每人至少可吃三四大碗，消耗之大简直不可想像。乡人没有菜吃，冬天情形稍为好些，可能有萝卜或白菜等蔬菜佐餐，但这是地主人家才有；普通人家，或吃蒜汁，或食辣椒汁。

乡人的婚丧，是件大事。特别是嫁女儿，早在一二年前，便要预备嫁妆，甚至有自行种树，以便打造箱笼家俱。娶媳妇亦是一大负担。再者，老年人一到五六十岁，便要准备棺木，每年亲自看着油漆一遍，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身后之事如何重视。但必须称为富有的人家才能作此打算。

除以上所说的开支外，乡人平常用钱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以我外祖父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们一家大小七口，虽有近四十余亩的地，但大都是所谓“坡地”，易旱易涝，往往二三亩的收成此不上我们的一亩，除勉强糊口外，几乎没有闲钱可用。乡人除地主人家有菜园外，从不自己种菜，向来也很少买菜吃。马村每隔一天，逢双赶集。有一次外祖父带我前去，他花了一个制钱为我买了两个油馍（类似油条），重不到二两。他自己转了半天，只置了两三个制钱的青菜。这也难怪，他每次买菜的钱，必须由家中提一二升粮食去换，若换不到钱，还不能买呢！

所以对钱特别心疼。

谈到穿，乡人完全靠自己纺织，从种棉花到纺成线，再织成布，其过程是何等的辛苦。若自穿有余，再卖出换点钱贴补家用。乡人吃的简单，穿的更简单，穷人一年两季只有单衣棉衣两种，有夹衣可穿的很少。一到夏天，乡人为了省布，常舍不得穿衣服，打着赤膊。北方到八九月间天已相当冷，此时乡人脱去单衣穿上了棉服，一直到过冬。棉服内不穿褂裤的比比皆是，有人说他们不讲卫生，其实根本无法讲起。像长袍之类，那是斯文人穿的，乡人一生未穿过的非常之多。洋布大量输入之后，因为价廉物美，土布大受打击，棉花也无人种了。直到抗战期间，因洋布输入少，后方需要多，土布又盛极一时。胜利前我曾回河南一次，看到乡间妇女又在纺棉织布，但为期不久。

乡人经济的另一来源是种烟叶，这种情形在清末尚不显著，等到我小学快毕业，种烟叶的人便多了。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发现河南的土质与美洲的维琴妮亚很相像，适于种烟叶，便在许昌设一烟厂，收购烟叶，加工制造。本来过去是土烟，现在公司给予新种子，又可贷款，利益既稳且大，较种田好过几倍。但乡人最初仍很保守，除许昌一带外，其他地方都不肯种，因此，许昌附近因种烟叶而发财的颇多。后来大家知道利润大，英人也多方贷款，助予设备，因此种的人渐多。烟叶种的多，间接便影响到粮产，因此，有许多贫穷人家最恨种烟叶的，说：“你们田多，可以种烟叶，却害苦了别人。”原来粮产减少，粮价便贵，本已不够吃的穷人便要受影响。

最初，纸烟并没有人吃。记得一次在漯河车站，我亲眼看到海盗牌（Pirate）香烟免费赠送。他们的想法是先送给你吃，然后要几个钱，等你吃上瘾才卖。民国二十一二年间，地方上自己开

始卷烟，很多人因而发财，土制卷烟的装璜虽没有洋烟好，但价格便宜，专销乡间，利润也大。尤其到抗战的时候，外烟到不了后方，土烟盛极一时，河南的土烟算是好的，记得我家的烟还到过重庆呢！不过，这种情形为期不久，因后来由于孔祥熙的建议，政府在河南设立专卖局，及至抗战胜利，土烟无法与上海大工厂竞争，一下全部垮了。

除此之外，乡村谈不上有什么工业，只有酒坊、油坊、织布等一些手工业。有一时期，妇女们以大麦梗编织草帽辫子外输，但为期顶多不过五六年。至于商业方面，全由本地供应，商店主要销售日用杂货，包括糖食、火柴、纸张等。实际上，乡村很少用纸，主要消耗为黄表（烧以敬神）与烧纸（烧给祖先），再穷的人，别的钱可以不花，表纸却要买。另外，小孩写字用纸，点火用纸。说得不好听，乡人草纸都不用。其次为京货，即现在的洋货，包括女人用的针线、肥皂、鞋布等，京货店往往走几个镇未必有一家，因为需要量少之故。另有一种“货郎担”挑着两只万宝箱，内装有针线等应有的物品，每隔一段时间，到乡下转一趟，等于流动商店。

比较大的镇，有所谓“花行”，专卖棉花，因本地棉花少，以外来（湖北枣阳）居多。至民国初年，上海洋纱崛起，价格便宜，棉花的生意便差了。另一生意是粮行。河南为产粮区，比较有钱的商人，便做“屯迟”“卖快”的粮食生意。粮行都愿买大户人家的粮，因为大地主不忙钱用，可以欠账，先行取粮，如此对粮行有好处。而小户人家，卖粮是为急需钱用，为了取现银，只好贱卖，忍受粮行的剥削。我家也开过粮行，我看到佣人不讲理的开价，深觉不满，佣人却说：“像你这样还能做生意吗？”所以，我一生都不适合做生意。后来生意做大了，也兼做粮食的

出口。运输多靠水路，从春天到秋季，澧河的船可由漯河或周家口上来，直到我家门口，因此姜店一年有几个月变成小码头，装运粮食。

粮商是一大生意，另外是盐商。凡开盐店的，均与众不同。因为盐是政府专营，而盐商又多为有钱人家。照理说，我们地方以吃淮盐最方便，但南阳地区却吃天津盐（芦盐），到底什么原因，我不大晓得。盐商总店设在北舞渡，各处设有分店，我家即是分店之一。开分店还需有特殊条件，就是财力厚，信用够。当时社会流通的制钱，有高钱（大钱）、稗钱（小钱）之分，从盐店出去的钱都是大钱，一向最具标准，五吊钱总在三十二斤以上。盐店出的钱，凡是以盐麻绳捆的，一律是大钱。盐店因系独占生意，故盐商有仗势欺人的坏习气。当时一包盐有四百斤，以高粱席捆包，由于席易破损，时常漏盐，但仍以四百斤计。卖的人只好掺水作弊，家家如此，否则只好赔本，掺水还必须掺热水。

外货进入农村，固然使农村的经济受到打击，但从另一方面看，过去有些东西在地方不值钱者，因对外贸易的关系而值钱了。像皮货，过去牛羊皮除做牛马鞍套外，很少派用场，后来知道可以出口，这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再如猪鬃，过去顶多自己做土刷子，现在也可以大量出口。有一时期，我们地方鸡蛋很便宜，即从抗战之始，二元买一百多个也是常事。后来漯河设有蛋厂，将收来的鸡蛋打破，分成蛋黄与蛋白向外运，故有一段时期，养鸡业很盛。至民国十年左右，此蛋厂忽然垮了，所以乡下人有个歇后语是：“鸡蛋生意——靠不住。”此外，可以出口的还有苹果、李子等物。

谈到住，乡村百分之九十五属于草房，往往一个村庄只发现一两家瓦顶房子。草房又分二种，最普通的是完全土墙，由土坯